



文学类图书

《蒙马特遗书》

(邱妙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

这是邱妙津用生命在写的一本爱情之书,所以它动人。一个25岁的LES,在巴黎,用剪刀刺入自己的心脏时,她是抱着必死之心的,有时候死比活着需要更大的勇气。而就在她自杀之前,她用自己的血泪写下书中的这些文字,寄给远方的朋友,诉说的都是自己对于一个女子的爱恋。她的爱那么没有缝隙那么紧密,那么决绝那么惨烈。有时候你不禁要想,她到底爱的是那个女子,还是在爱她自己?

《高铁》

(韩松著,新星出版社,2012年9月)

《地铁》之后写《高铁》,不过此《高铁》非彼“高铁”,里面蕴含的还是大量的科幻元素。但此《高铁》又的确是韩松根据近些年高铁本身的快速发展得到的灵感书写的故事。在讲述科幻故事的同时,他也在行文间注入他的思考,在后记里他提到,“在高速运动中,我很快就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车外的景物,与乘坐低速列车时看到的,已然很不一样……”我们的速度是提升的,但是我们的文明进程一定是前进了吗?碎片生活的今天,我们一定要什么都那么快吗?如果读了故事的同时也有类似的思考,想来也不错。不过也有人好奇韩松下一本会写啥,毕竟《绿皮火车》已经有人抢先写了。

《在意义天际的写作》

(阿多尼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9月)

这是阿多尼斯在中国的第一本文集,书名符合他的诗人身份,富有诗意。有时候你很难界定,在一个作家身上,政治的成分占到多少才是合适的。不管是读这本文集亦或是听阿多尼斯谈话,阿拉伯政治总是渗透其中,当然,政治也可以是文化的一部分。在这本书里也有诗人对中国的观察,尤其是三年前的北京上海之行,他记录下了他在这里见到过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采访过他的记者,可惜没机会问他一句,记录详细到这种程度的意义是什么。

《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

(大卫·米切尔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

这一次米切尔选择的是一本历史小说,他说这对他来说是新领域,因为他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他选取的真实历史背景其实并不算他最熟悉的那个部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荷兰商馆在日本的这段历史,尽管他有一个日本太太,他本人也曾经在日居住过八年。你不能说这是一本不好看的小説,但是你没法说这是一本伟大的小说,在深度上这本书距离伟大的小说显然还有差距,而伟大的小说通常都在小说史上具有某种创新性,这个部分在这本小说里也寻觅不到。可是话又说回来,能把故事写得好看,想叫人读下去的小说家也并没有那么多。

《平心》

(李敬泽著,海豚出版社,2012年8月)

所谓平心,亦如李敬泽所言“平心静气、平心而论、平常心,都是做不到的,心向往之”。在《平心》里他平心静气地絮叨起他眼中的文学观。比如谈到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文学时,他特意提到了两岸的差异性问题,他认为这种差异是两岸以各自的方式拓展了母语,这种差异是历史遍布伤痕的遗产,也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意外馈赠。他不担心今天没有聪明人,他担心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因此他才突出“平心”二字。

《奇迹集》

(黄灿然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

少有的国内诗人诗集入围好书榜单,在黄灿然的44首诗歌里看似描写的都是最普通不过的生活景象,下午的大街上,浪费生命无所事事的人,电车或是路边的一个老人,在公园长凳上谈心的母女……黄灿然一点都不怕有人说他的这些诗肤浅,恰恰他认为,自己整日都在想深邃的事也难得肤浅。可仔细阅读这些诗歌,你或许就会明白卡尔维诺的那句话——深度在哪里?深度是隐藏的。隐藏在哪里?就隐藏在表面。

《安魂》

(周大新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9月)

1902年,马勒完成了自己的《亡儿之歌》,献给他的故去的儿子。今年周大新完成了《安魂》,在书里有对孩子成长过程的反思。故去的儿子被赋予一项权力,可以在天国采访古今中外的名人,他们回答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的价值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也许读这本书我们要的不是答案,而是适时停下脚步的思考。

商业类图书

《荣氏百年》

(杜博奇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

2009年4月荣智健辞任中信泰富董事及主席时,他也许对一百年前曾祖荣熙泰“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的遗训有了更深的体会。荣家,这个中国最著名的现代工商业家族在20世纪初崛起,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中,都在中国经济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本书即是对荣氏家族百年经商积淀的回顾和梳理,探讨其繁荣、衰败的必然与偶然。同时,作者营造出一个更大的阅读空间,他将一个家族的命运融入中国的时代变迁之中,希望同样写出一部中华民族工商业百年变迁史。正如他在引言中写道:“个人、家族命运的波折,放大来看,不正是国运激流的微小漩涡吗?”

《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

(张维迎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7月)

“什么改变中国”似乎是个过于宏大的问题,问题思路有点像“你幸福吗?”,让人很难给出标准答案。但作者说以此命名,既是想向人们解释过去,也是想激发人们思考未来。也许只有把宏大的问题解释清楚,我们做的具体事情才有所依凭。所以这本以作者接受的访谈为内容的书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两种社会思潮。作者认为这两者看似不同,本质却极其相似,即不相信市场逻辑、不承认普世价值。在作者看来,中国的未来很大部分取决于理念,只有把上述导致改革停滞的理念扭转过来,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的宏大并不空泛,反而更具指导意义。

《大数据》

(涂子沛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

这本书通过讲述美国半个多世纪信息开放、技术创新的历史,详细诠释了数据技术变革,与权力合法性、执政正义以及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虽然讲的都是美国的故事,但仍不难读出作者对中国当下现实的关怀,在接受采访时他曾说作为中国人,无论在哪里,心里永远存在对中国的关切,特别当自己身处别国,总是忍不住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祖国,并不自觉地衡量比较。但这种衡量比较给作者带来了焦虑,焦虑中国数据意识的淡薄,在他看来数据承载事实、承载民意,而相信数据、用数据来说话,则是理性精神的一种表现。的确如此,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如此快速,各种价值观不断涌入的情况下,这种理性精神也许是我们最需要习得的一部分。

《善恶经济学》

(托马斯·赛德拉切克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7月)

经济和爱、恨、善、恶有什么关系?也许你不知道,在独立成为一门专业学科前,经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隶属于伦理学旗下,它当然和人类社会的种种情感、意识密不可分。这本书正是从这个角度入手来讲述经济学中的种种问题,笔调轻巧、生动。正如评论指出“与其把它看做是一本经济学专业读物,不如当成一本西方神话宗教故事集,而经济学知识的渗透,更多的像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惊喜彩蛋。没有公式没有计算,即便是一个文科生也能看得兴趣盎然。”

《现在终结萧条》

(保罗·克鲁格曼著,中信出版社,2012年9月)

现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消息每天都在冲击报纸版面,大众难免被弄得灰心丧气,信心全无。好转的迹象迟迟不肯出现,我们是否应该坐以待毙,安于现状?本书的作者给出了完全否定的答案,在他看来,这样的场景我们曾经见过,也找到过解决的方法,我们缺乏的只是行动的意愿和勇气。在这本书中作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阐述了应对这场危机迄今为止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最终他信心百倍地指出了我们面前的道路,并发出了“现在终结萧条”的口号。我们也许应该相信这种乐观的论调,毕竟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头衔可是一个有力的保证。

